

# 禪與認識意象：禪對基督宗教教育的貢獻

許川著

陳愛潔譯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  
人在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當代西方宗教教育工作者似乎普遍意識到，現代科學和技術，以及認知認識論已在現今的宗教教育產生困局。本文旨在討論西方認識論在基督宗教教育所引起的問題，以及禪所表達的認識意象如何能夠闡明這些問題及解決方法。

禪起源於公元六世紀的中國，其後在日本繼續發展。禪強調直接地，並憑直覺認識人的內在自我和實相的深層真理。禪本身所帶有反邏輯和反教義的特質，在過去數十年間經已逐漸受到西方注意。本文所介紹的禪，將以日本著名禪學大師鈴木大拙（1870-1966）的論說為基礎。據容格（



C.G. Jung, 1875-1961) 說，鈴木大拙的著作為當時有關佛教的知識作出了最佳的貢獻。

## 西方認識論的問題

目前西方宗教教育面對的困局，總的來說，是因為人們普遍對認識的理解被「科學的」思想支配，並且視知識為「等同於明確的、客觀的、可驗證的」事物。（註一）這種主要的理解所提供的意象，其唯一的途徑就是透過「事實、觀念、科技、技能」來認識。（註二）

這樣的認識論，深深損害到以培養想像力為主要目的的宗教教育、教育管理，以及青年管理等學問。認知其實只是認識方法的一種。人的整體經驗和知識範疇超越人的思想或認知能力掌握之外，因此，人的整體經驗是非客觀的、不可驗證的，甚至是不可言喻的。宗教經驗正屬於這種現實的範疇。因為從真實而最深入的意義上說，宗教經驗是超越的、超自然的奧秘。引用卡爾·拉內（Karl Rahner）

的說話，對神的經驗或認識，其實是「非推演性的知識」。（註三）原始知識先於而且永遠超越人類的認知，因而總不可被推論。

過份強調認知或以窮根究底作為認識論的最高層次，會導致人們把知識局限於概念或可驗證的事實，很難注重真正的宗教經驗，甚至可能扼殺宗教想像力——即賦予個體擁有宗教經驗並促使他們接受信仰的能力。更甚的是，這些不平衡的認識論已導致在我們的世界觀或自我觀產生二元論。因此，與其作為完整而活生生的人、肉身包含精神體的人，反而視自己為沒有身體的靈體。瑪利亞·哈利斯（Maria Harris）在討論知識的意象時，對此問題提出簡潔的分析：

我們當然把這只強調一部份認知的論說追溯至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而這種強調導致我們把自己視作脫離肉軀的（若望·基寧格的絕妙用詞），或是「我是思想」（伊利莎伯·斯維爾震人心弦的說法），而沒有視自己為大

地上具體的受造物、世界裡面的精神體、肉軀的神聖。與其照華茲華斯所說的，「當她最歡欣舒暢的時候，思想和理智都是廣闊豐富的，」我們對自己的知識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面對威廉·布萊克在《阿爾比恩》中警告的危險。「一旦進入理智勢力裡，」我們已「放棄想像力」，發現自己不過是「幽靈」。(註四)

顯然地，推崇認識論超越其他認識意象，可能導致產生宗教教育的困局。它限制人類認識的力量，局限想象力，而想象力恰好是神聖與世俗、啓示與信仰之間的橋樑。這也許在某程度上解釋今日的基督徒為何「迫切需要」宗教想像力。這也許在某程度上解釋為什麼禪在過去幾十年間如此吸引西方。以下的部份將討論禪，以及它可對現時基督徒的宗教教育作出什麼貢獻。

## 禪與認識意象

鈴木大拙指出，禪是東方哲學的結晶，但它不

是一種普遍應用的哲學。鈴木說：「禪顯然不是一套建基於邏輯和分析的系統。正好相反，它恰恰是反邏輯的，而我認為邏輯是二元模式的思想。」(註六)禪也不是基督宗教意義下的宗教，因為它也是相反教義的。事實上，「在禪裡，無經無典，無教義規條，也無任何象徵性程式，能藉此明白禪的含意。」(註七)禪算是佛教的一員，然而，一切佛教經典和教訓不過是助人達致覺悟的方法而已。一旦得悟，所有典籍和教訓都顯得沒意義，它們「不過是廢紙，用來抹去知識的塵埃而已。」(註八)

為能直接地接觸實相的深處，「禪反對一切概念的制定，」(註九)卻珍惜我們真正跟實相的深處連繫的時刻。即使在坐禪的時候，禪也不是集中在某一意念或概念，卻只「接納物的本質，視雪是白的，烏鴉是黑的……禪認識或感覺，既不抽象，也不默想。禪滲透而最終在專注中消失。」(註十)

因此，禪不要求我們把思想集中在狗是神，或三磅亞麻是神聖等等的觀念上。如果是這樣

的話，禪就捲入一個限定性的哲學系統裡，也再沒有禪。禪只感到火是熱的，冰是冷的，因為，當結冰的時候，我們冷得震抖，而樂於見到火。正如浮士德說，感覺是最重要的；我們的一切理論都未能接觸實相。（註十一）

禪去掉概念，引領我們注意本身存有的內在運作。禪相信人性的內在純潔和善。爲了對自己的真我有所開悟，我們應訴諸自己的內在資源，而不被其他元素所打擾。我們應以最直接的方法來認識真我。語言或概念可以妨礙我們與真我連繫。因此，鈴木說：

禪的基本意念是接觸我們存有的內在運作，盡量以最直接的方法來做，而不訴諸任何外在或加添的事物。因此，禪抗拒任何外在權威的外觀。絕對的信仰就在人本身的內在存有內。就禪裡的任何權威來說，一切都是來自內心的。從最嚴謹的字義上看，這是真實的，即使是理智能力，也不能視為最終或最絕對的。相反地，

它阻礙心靈與自身的最直接溝通。（註十二）

禪指引我們深入地活出我們日常的生活，或看到奧秘包含在最普通的實相裡，例如：一朵在田間盛開的花、提起手指或踢球。禪藉著立刻接觸我們內在存有的真相而達致這一點。鈴木曾經詩意地說：

禪開啟人的眼睛，看到最偉大的奧秘時時刻刻在運作；它擴闊心靈，讓心靈在每一次的跳動中包容時間的永恆，和空間的無限；它使我們生活在世間，猶如在伊甸園中漫步；而這一切靈性行為的完成，都不是訴諸任何教義，而只是以最直接的途徑肯定那藏在我們內裡的真相。．．．的確，禪只是原始的和創意的，因為它拒絕處理概念，卻處理生命中活生生的事實。如果從觀念理解，提起指頭是每個人生活中最普通的事。但如果從禪的角度來看，它卻產生神聖的意義和富創意的生命力。（註十三）

禪抗拒理智和概念的另一個原因，是基於理智和觀念可以是虛假的。概念是人爲了表達實相而構

想出來的；三段論式也是由人類設計出來的，為幫助我們理解實相。然而，概念並非它們所表達的實相；邏輯也不是認識的唯一途徑。無論如何，我們是如此慣於採用邏輯和概念，以致幾乎無可能想象有另一種認識或觀看實相的方法。因此，我們被邏輯和概念所牽制。我們繼續利用他們而流連於實相的表面，因而無法接觸最深入的真相。禪確實傾向於突破認識的限制，以感覺、直觀、心靈，以及整個人，深入而真實地認識實相。因此，鈴木總結禪為什麼是相反邏輯的：

禪之所以如此猛烈抨擊邏輯，是因為邏輯如此普遍地滲透我們的生活，以致大多數人認為邏輯就是生命；沒有邏輯，生命就沒有意義。邏輯是那麼明確地和徹底地勾劃出生命的藍圖，以至我們只是依從它，也不該想到要觸犯那最終的思想定律。禪的目的卻是保存你的生命力，你天生的自由，而最重要的是你存有的完整性。（註十四）

因此，為了保存我們靈性的喜悅，我們必須努力從每一個境況中釋放自己，好能深入地和完整地對世界懷有新的視野，取代言詞和邏輯的奴役。因此，鈴木說：

如果我們真的想走到生命的最深深處，就要放棄我們所喜歡的三段論式，而採納一種嶄新的觀察方式，藉此擺脫邏輯的控制，以及我們日常用語的片面性。禪願意我們獲得一種全新的角度，從而看到生命的奧秘和大自然的秘密。（註十五）

鈴木引述中國古代一位禪師的著名禪詩來闡述禪如何挑戰邏輯或常識（註十六）：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  
人在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鈴木指出，這首禪詩中的非邏輯性是要指出言詞不過是言詞而已。它的目的是突破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理解規則，即被邏輯所限制的規則，例如：「A是A」，「A不是非A」，或「A不是B」。

這樣，禪使人的想像、認識和理解的能力擺脫邏輯、說話和概念的控制。

鈴木再次提到，邏輯是片面的，而看來是非邏輯性的事物，最終卻可能無須分析為非邏輯的；表面上看來是非理智的最終也有本身的邏輯，與事物的真實狀況配合……我們只要想到邏輯，就最終被邏輯牽制，我們沒有靈性的自由，亦看不到生命的實相。（註十七）因此，宗教經驗既然是超越邏輯或觀念所掌握的，我們可以單純地躍進「無名」的深淵裡，包容神聖的奧秘。個體所處身的這個狀況，是積極地與最終的實相合而為一，沒有邏輯或哲學的干預，而「人性也沒有爲了讓理智剖析而被扼殺」。 （註十八）

## 結 論

從上述的討論，禪看來顯然是滋潤和恢復當代基督徒宗教生活及教育的一個重要泉源。如果教育是要培育不默守成規的人，或培養一種能制衡社會

上或文化內主流觀點的力量，如果教育是要打破思想或看法的限制和陳規，如果宗教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想像力，即是讓年輕人向生命開放，重新觀看或重新瞻望生命，以及最重要的，是向神聖奧秘或宗教經驗開放，那麼，禪必能爲宗教教育，和基督教會的教育事作出貢獻。的確，一方面，禪的認識意象積極地挑戰我們所熟識的西方認識意象；另一方面，它可以幫助我們開拓我們的認識意象，禪是認識的方法，透過直接而純粹的感觀來認識，起碼可用作爲與認知模式互爲補充的途徑，好使我們不被邏輯和觀念所支配，而看不到實相的深處。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作爲平衡而完整的人而活出圓滿的人性。

（註釋見本刊第一百零一期英文版，頁40-41。）